

情绪像只猫

刘志坚

清晨五点,我正在绿萝掩映的窗前,对着电脑修改文稿。楼下煎饼摊儿炉灶的第一口黑烟就呛进了窗口。咳嗽冲出喉咙,抬手想摔鼠标,突然想起上周在菜市场见过的场面——卖海鲜的老张被活虾溅了一身水,却慢悠悠捧起保温杯:“虾老弟跳得越欢说明越新鲜嘛。”我会心一笑,关上窗户继续码字。

朋友总说我绿萝长势惊人,殊不知这是和情绪较劲的战利品。那年公司大裁员,我心怀忐忑,对着客厅快要枯死的绿萝发狠:“你要是再掉叶子,我就……”话音未落,最后一叶黄叶打着旋儿飘零,像是在特地噫我。后来把它移到阳台上,和颜悦色地每晚给它朗读十分钟《菜根谭》,绿萝渐渐有了鲜活气息,如今,已嚣张地爬了半面防盗网。

早高峰的公交车,像大型的情绪培养皿。那天遇见一个穿碎花裙的姑娘,高跟鞋被踩掉后竟掏出备用拖鞋:“早知道该穿这双战靴。”周围,大家绷紧的脸突然松动,有人主动让出扶杆给她当鞋拔子。原来情绪会传染,比流行性感冒还快。

办公室新来的实习生

小林堪称“情绪调色师”。某次客户指着方案吼:“我要的是梵高的向日葵,你们给的是儿童的简笔画!”小林不慌不忙打开投影:“这片花瓣儿藏着十六种黄,像不像您上次说的市场细分?”当客户凑近屏幕时,暴风雨已化作彩虹。

茶水间深处藏着情绪急救箱,如王哥的降压药、李姐的手把件。我的秘密武器是半包跳跳糖,含上两颗,焦躁就在舌尖炸成烟花。有次撞见主管偷吃跳跳糖,他讪笑着解释:“吃这个比骂人环保。”

菜市场才是情绪修炼的道场。卖豆腐的孙姨永远笑眼弯弯,有回暴风雨掀翻了摊位,她支起塑料布继续叫卖:“豆腐脑儿配雨水,天然冷面汤,好吃还败火!”相邻肉铺的老赵继续抡着砍刀剁排骨,嘴里哼着《甜蜜蜜》,案板震动的节奏居然恰好卡着点儿。

我家楼下修车铺的陈师傅有绝活儿,客人急吼吼催单时,他就递过扳手:“要不您亲自试试?”那人摆弄两下就泄了气,开始体谅那些拧不上的螺丝。有回,一个小伙子还真修好了,陈师傅拍着车座大笑:“得嘞,今儿白赚个徒弟!”

深夜煮泡面是情绪过山车的缓冲带。水将沸未沸时最妙,看面饼在漩涡里舒展,像拆解一团乱麻。某次加蛋,手一滑弄散了,蛋黄在面汤里晕染出霞彩,忽然想起《小王子》里说的仪式感,便郑重其事地撒了把葱花。

夜市炒粉摊儿的老板娘深谙情绪炼金术。醉汉拍桌子叫嚣:“多放辣。”她舀起一勺辣椒晃了晃:“这勺下去,明早马桶要起义的哟。”满座哄笑中,醉汉自己抢过勺子减半。铁锅腾起的烟火里,戾气都炒成了香气。

某天,因暴雨困在便利店,遇见个淋湿的快递小哥对着订单叹气。我递过纸巾时,他忽然指着玻璃:“看,雨在给城市敷面膜呢。”我们蹲在屋檐下看水洼里倒映的霓虹,竟看出与莫奈的睡莲有几分神似。

现在阳台上那盆绿萝又开始不安分,藤蔓悄悄探进书房。我摘下片叶子夹进书里,也是上好的书签。

其实情绪像只猫,你越追它越跳,不追它反倒很乖巧。就像园丁,修枝剪叶也是顺势而为,毕竟再顽固的野草,也能开出意想不到的花。

叶子的微笑

刘斌

没有风,小白杨肃立不动,露出少有的矜持。叶子纤细嫩绿的芽,怀着对阳光雨露的向往,探出可爱的小脑袋。

叶子喜欢静静地思索,恬静地享受幸福。它常常嘲笑人们为了私欲勾心斗角,也常常思索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。在它看来,好多人不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。它好羡慕人们,却又感慨人们的欲望怎么会如此无穷呢?

它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它有好多兄弟姐妹,大家和睦相处、互相问候、互相关心,风雨霜雪中互相遮挡、互相鼓励,共同承受生活的

磨难,共同分享生活的快乐。这是一份多么难得的幸福呀!

叶子轻易不会流泪,面对现实,它很豁达大度。叶子的眼泪只属于黑夜。阳光只可偷看到它最后的那滴晶莹,那也是闪亮的,微笑的。

对于生命,它始终把最闪亮的一面呈现给这个世界,它珍惜幸福,所以她很幸福。它生命的逝去只在瞬间。由春到夏至秋,不经意间,叶子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轮回。在人们的叹息与惋惜中,它却欣欣然飘落,无怨无悔。那飘逸的身姿,那么悠然,生命沉重的负荷在最

后的颤动中化为从容,它人生谢幕的舞姿如此绚烂。

看着这飘逸的叶子,我陷入了沉思:教师不也是一片片叶子吗?多少个夜晚,当千家万户在享受天伦之乐时,年轻的同事们还在办公室里认真地批改作业,设计课堂用的PPT;当人们都在享用美食时,他们还在一手搂着孩子,一边回社群里家长们的各种问题;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,他们还在考虑、规划第二天的工作流程……

我会成为一片真正的叶子吗?尽管心已融入了浅浅的绿意中。风没有回答,只有叶子淡淡的微笑。

看那海鸥

孙丽敏

当东风裹挟着咸涩的雾拂过面颊,春日的蓬莱已在天海之间铺陈开蔚蓝的画卷。潮水在礁石上写下透明的诗行,而那群自神话中衔来春讯的使者,正用羽翼丈量着仙境的边界。

它们的翅尖掠过粼粼波光,恍若诸位天仙遗落的玉簪,在浪涛间描画着光的轨迹。忽而旋身俯冲,将倒映着蓬莱阁的镜面啄得支离破碎;转瞬又扶摇直上,让碧空布满游动的飞白。丹崖山上的铜铃忽然轻颤,原来有淘气者掠过鸥吻,将八百年前的檐角风铃撞出一串“叮咚”。

沙滩上的人群不觉屏息,那雪色精灵正迈着云履款款而来。细爪在湿沙上印出篆书般的纹样,金喙轻叩游人掌心,取食时不忘用尾羽拂去你腕间的尘埃。忽见银光破空,两只海鸥如箭簇般刺穿阳光,争抢的面包屑在空中划出抛物线,恰似八仙阁飞檐凝固的弧度。

潮声里漫着旧事。戚

继光屯兵的烽火台仍在守望,只是狼烟化作孩童手中的风筝线;断戟沉沙处今有赶海人拾贝,锈迹斑斑的锋刃上栖着三两白鸥,正将往事琢磨成珠。苏东坡咏叹的云海翻涌依旧,此刻却成了海鸥嬉戏的秋千架。当我的指尖与某只胆大者相触的刹那,分明感受到杨朔先生笔下的浪花,正透过《雪浪花》的纸页漫上现实的海岸。

暮色将海水染作青黛时,海鸥们开始编织最后的狂欢。它们衔来晚霞的碎片装点羽翼,掠过防波堤的身影与归港渔船叠成重影。远处传来三清殿的暮鼓,群鸟忽而腾空列阵,恍若《道藏》中飘落的符篆,在渐暗的天幕写下古老祝词。

我弯腰拾起一枚被遗忘的贝壳,内壁纹路竟与海鸥飞羽惊人相似。原来这蓬莱仙境从不曾设限,八仙渡口的晨雾会凝成鸟鸣,而每个与海鸥对视的瞬间,都是神话在尘世投下的惊鸿一瞥。

火箭票与小红花

于建章

早年我在牟平大寺联中读小学四年级。当时学校少工委为了激励学生,在学校小学部开展了“火箭票”与“小红花”竞赛活动,规则是:学习成绩好、做好人好事的都可以获得一枚“火箭票”。火箭票是用蜡纸套红刻印出来的,长2寸、宽1寸。攒够十五枚“火箭票”可以兑换一朵塑料“小红花”。

我在四年级一班,班主任是赵志敏,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。孩童时期的我很顽皮,上课经常走神或者偷看小人书,为此我的小人书被各科老师没收了不少,不好好上课也是出了名的。赵志敏老师教语文课,她上课时,如果我稍微表现好一点,她立刻表扬我:“看看于建章,上课认真听讲,全班同学都要向他学习啊!”听着老师的表扬,我不好意思再

调皮捣蛋,只能硬着头皮认真听讲。慢慢地,我没有了违反课堂纪律的念头,认真听课的时间越来越多。每过一段时间,赵志敏老师看我上课有进步,就发一枚火箭票给我,很快我在班级里第一个攒够了十五枚火箭票。赵老师知道后,在课堂上宣布:给予于建章颁发一朵小红花!她将我请到教室的讲台前,亲手把一朵小红花戴在了我的胸前。我自豪地望着全班同学,心里对老师充满了感激。从那以后,无论上什么课,我都认真听讲,因为我渴望尽快攒够火箭票,再尽快换回一朵小红花。

多年以后,我仍常常感怀,表扬的力量是这么伟大呀!不需要物质刺激,也不需要金钱奖励,只用一个小小的精神鼓励,就能焕发出人的无限动能。